建炎筆錄

建炎筆錄卷上 本集名巳酉筆錄

宋 趙 鼎 撰 綿州 李調元雨村 校定

建炎三年已酉歲

正月車駕在維揚是月末金人侵宿泗前一月已有南侵之報遣苗傅以所部兵扈衛隆祐太后往杭州

二月車駕在維揚 初一日急奏至朝廷不以爲然上獨憂之是日遣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杭州是晚出門 初二日皇子六宮渡江 初三日上御殿執政奏事未退御前所遣探事小黃門馳騎告急上卽日出門渡江幸浙西 十二日車駕至杭

二十二日某買舟泛錢塘江之衢是月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右僕射翰林學士葉夢得除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徵除尚書右丞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並罷三月車駕在杭是月初葉夢得罷　初五日苗傅劉正彥殺簽書樞密院王淵誅宦者遂成明受之禍是日某至衢泊舟門外浮石渡　初七日是夜明受赦過　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二月某日奉聖旨趙某名赴都堂審察仍令閤門引見上殿初車駕至杭百官至者十無一二有旨都司侍從各薦一二人右司員外郎黃槩以某應詔　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催赴

行在所　二十八日發衢州趨行在所

四月車駕在杭州　初二日上復辟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苗傅劉正彥皆建節賜誓書鐵券充京西制置使傅提兵而去是日某至杭州門外且聞勤王兵至乃入門　初三日苗傅劉正彥引兵拒韓世忠於臨平山下世忠死戰二賊大敗是晚拔寨而遁　初四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出見是日隆祐太后卷簾

初五日知樞密院事張俊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至　初六日宣制呂頤浩拜右僕射初車駕渡江命頤浩簽書密院充沿江制置使控扼大江又命中書

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留平江控扼海道勝非尋入相浚獨留泊明受之變浚與統制官張俊密計勤王議既定以書招頤浩劉光世既而韓世忠自淮揚至遂舉勤王之師先是浚遣進士馮轓間道入杭貽書執政且諭二賊以明受之事請以上爲皇太弟總兵北伐皇子爲皇太姪監國二賊始懼乃命浚知樞密院事趣令還闕供職浚不至二賊請以兵誅浚隆祐難之遂謫浚散官安置浚不奉命至是乃命頤浩作相浚仍舊知樞密院尋以翰林學士李邴參知政事御史中丞鄭瑴簽書樞密院馮轓者前此既預

迄正之議自白衣一命奉議郎工部員外郎仍賜緋魚　十三日某奉恩除司勲員外郎　十九日車駕幸建康發杭州百司扈從齊發遂遣韓世忠追捕苗傅劉正彥是月末又以翰林學士滕康同簽書樞密院

五月初一日車駕至無錫　初三日車駕至鎮江某始供職百司水陸從便　初十日某至建康前一日車駕已至以保寧寺為行宮　十五日眞州報知樞密事張浚為高郵賊薛慶拘留浚自鎮江徑渡往彼撫諭慶欲邀厚賞故脅留之三日乃以兵衛之而出

上初聞憂甚遣統制官王瓔提兵往平其事瓔始渡江浚已歸矣　十八日浚歸初得眞州報有旨罷知樞密院旣歸仍舊

六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對先是以黃槩薦得旨上殿張浚至杭又薦對至是以郎官初除合是三者對于行宮　初三日有旨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時政闕失可以弭天變收人心召和氣者是日韓世忠生致苗劉二賊獻於行在並伏法　十五日浚進呈入蜀官屬上獨留某欲除言事官是日有旨趣某令上殿奏事先是浚被命充川陝宣撫

使誠以其爲主管機宜文字即始薦之意也　二十日某蒙恩除右司諫先有旨奏事未對間有是命

七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對自是以言事數對不復記　初七日某蒙恩除殿中侍御史是月皇子薨

簽書樞密院鄭穀罷於位參知政事李邴罷資政殿學士王綯除參知政事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

八月車駕在建康　十三日執政率百官辭太后於內東門先是有旨以百司閑慢細務常程注擬之類並從太后之洪州謂之從衛三省樞密院簽書樞密

院勝康除資政殿學士主行其事吏部尚書劉珏除資政殿學士副之恩數並同二府

閏八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有旨召百官赴都堂議巡幸岳鄂吳越利害始張浚入蜀議定幸岳鄂庶幾聲援相接至是議者多以吳越爲便遂改前議

十三日宣制右僕射呂頤浩遷左僕射知樞密院事杜充拜右僕射充自在京留守除知樞密院召還上以委寄之重恐其意未滿遂拜相 十四日執政率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 十六日大寧觀辭太廟神御是日有詔以二十六日幸浙西留右僕射充

鎮守建康劉光世屯太平州韓世忠屯鎮江王𤩽屯常州並聽充節制是時劉韓各提重兵畏充嚴峻論說紛紛而已光世移屯江州世忠移江陰常州境上由是充所統者王𤩽及其舊部曲陳淬岳飛數頭項而已　二十日御史中丞范宗尹到臺供職　二十一日降旨百司及六曹都司檢正以二十二日先發至平江侍從臺諫以二十三日先發至鎮江以俟　二十三日某登舟解纜是夜宿靖安港中　二十八日車駕至鎮江

九月車駕在鎮江　初一日上不御殿百司守局以

司天奏當日蝕也是日某先發宿冷尸　初二日車駕發鎮江　初六日車駕至平江　十一日御殿百官始朝謁中司對因及某自司諫除殿中之誤上曰呂頤浩多歷外官不詳典故　十二日某蒙恩除侍御史　二十五日降旨幸越　二十八日有司侍從先發是月翰林學士張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月車駕在平江　初一日臺諫發大雨不可行次日出門　初四日車駕發平江以同簽書樞密院周望充浙西宣撫使置司平江留兵數項委以控制

初十日車駕至杭　十五日車駕渡錢塘江幸越

十七日某渡錢塘出陪宿西興待舟不至

十一月車駕在越　初三日冬至是日頒巡幸赦　初六日報潭州軍變　十四日報金人遊騎至和州又一項由陳蔡趨蘄黃　十六日報金人已渡大江至興國軍是日有旨召從官赴都堂議　十九日出城奉迎萬壽觀神御即真宗皇帝章惠皇后及溫成皇后也步軍間勒自京師奉迎至　二十一日對始至榻前上即謂某日隆祐太后此月初九日已離洪之虔州矣　二十二日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獻議請車駕幸平江迎敵緩急登海舟以避從之

二十三日黃牓幸浙西迎敵詔士民讀之有流涕者　二十五日車駕進發從官從後節次赴行在是夜四更得報金人犯廣德車駕復回又杜充奏二十日大戰江上王𤫊不策應是致軍敗　二十六日車駕還越是夜范宗尹除參知政事　二十八日有旨移幸四明是日雨大作車駕出門駐城外某同臺諫泊曹娥堰下　二十九日御舟過曹娥堰舟船擁併留三日不能前遂出陸

十二月初一日車駕在餘姚路中　初四日車駕至明州　初九日參知至都堂問邊報凌晨聞衛士作

闕中軍統制辛永宗以兵入衛少頃卽定先是遣監察御史林之平使蜀廣發船運至是米舟百隻至岓朝廷以爲天賜此便兼聞敵騎已犯建昌且遣人傳檄邵武遂有乘桴之計卽下令每舟一隻載衛士六十人人不得過兩口渠輩相謂曰我有父母或曰我有二子不知所以去留訴於皇城司內侍陳宥宥率衆人同禀於朝是日宰執入奏事至殿門宥迎諸公言之衛士立砌下人旣衆陳訴紛紛稍出不遜語聞有斥罵者殿帥李質挺身當立止遏之諸公趨入殿門遂止事出一時非本謀爲亂也　初十日某蒙恩

除御史中丞口下供職　十二日誅親從四人爲首者餘皆分隸諸軍明日又誅數人於是除衛門外衛士盡廢　十四日報杭州守貳而下皆遁敵騎至城下城中不知　十五日雨大作先是某上言車駕倉皇遷避至明已近旬日未會御殿何以慰安中外乞依常禮見百官衛士以解危疑之心有旨十五日御殿依例望拜二帝至是百官班未入聞杭州之報上擐甲坐小殿排辦出城士大夫去者有風濤之患留者有兵火之虞相別殿門外皆面無人色是日上登舟　十六日御舟乘早潮發至定海　十七日有旨

差某同汪藻留明州商量軍事前一日得報敵遣人使人明州界不欲令至行在遂遣宗尹復回四明應接之因令宗尹盡護諸將且應報諸路文字宗尹請某同行及欲汪學制撰文字也　十八日回舟至明奉使盧仲來自金軍云七月同崔縱過河北縱被留仲隨軍前來初渡江杜充戰不利差人下劄子議事意欲投降者既至建康充領兵而遁所遣使即被和州所得歸朝官程瞱非其國人也與宗尹商量既非專使恐不必見遂不復見之仲所攜國書語極不遜

二十日聞郭仲荀退遁緣縣先是車駕發越州以

仲荀充浙東宣撫副使張俊充浙東制置使俊既勾回罷制使復以李鄴爲之仲荀遂退師是日李廸奏仲荀所遣錢塘江把隘兵二千餘人焚刼蕭山而去又信州報敵破撫州據知州王仲山歸洪州需金銀來贖乃以仲山之子爲撫倅使之栝取撫州之物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云金人昨在太平州界夾沙渡對岸下寨我爲備甚嚴敵將以一二小舟渡江近岸即殺退之或沉其舟一日正對江排陣而去五軍旗幟一一可數把隘兵相賀云敵退矣不知其給也是夜用數十舟載馬百餘匹橫江直渡

支備不及因致潰散其餘敵騎皆浮而濟以江水極淺故也充欲領衆歸行在今既路阻不能歸矣是晚顧浩與宗尹書云杜在眞州甚的又得信州報敵犯吉州境知州楊淵而下棄城而去　二十二日報敵騎於十八日巳時過錢塘江在魚浦至十九日騎渡絕不知其數是日得旨發回晚復登舟　二十三日至定海大風鼓浪舟反側不定凡三日方止　二十六日出江戶泛海洋趨昌國而去晚泊一山下得富直柔報云李鄴報賊使人招降越州恐直趨四明已定二十七日之天台矣　二十七日早至昌國同宗

尹入見舟中是日食時御舟發昌國先是告報每聞御舟笛響即諸舟起碇而發御舟以紅綵纓爲號餘各以一字如參政即以參字樞密即以樞字之類書之黃旗之上揷之舟尾　二十八日風不順舟人云每歲盡海上即數日南風謂之送年風建炎四年庚戌歲

正月初一日車駕在海道　初二日御舟早發過石佛洋　初三日御舟入台州港口章安鎮　初四日同戸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崈禮太常少卿陳戩及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舟中問聖體是時

已從泛海者執政之外止此六人而已吏部侍郎鄭
望之給事中汪藻皆未到　初六日台州報敵犯四
明　初七日張俊人至云十二月二十日敵至明州
十五里橋俊發兵拒之戰不利正月初二日遂至城
下俊大開城門遣精兵用長鎗突出血戰殺近千人
得帶鐶首領二級是夜賊焚寨而遁俊恐敵濟師乞
退歸行在且以二級來獻　初十日聞俊已引軍趨
台州是日聞越守李鄴投拜又聞韓世忠奏乞留青
龍鎮以待邀擊　十三日有旨以知明州劉宏道充
浙東安撫使張思正充招撫使欲其緩急得以自如

也是日開周望劾奏秀州太守程俱擅離任所先是
某上言俱文士恐不可當繁劇遂易處州既而有佑
之者其事遂寢至敵犯餘杭朝廷乃令押米糴離州
望劾之云朝廷私此一人遂失億兆之心士論是之
十五日張俊至於是扈衛軍稍振先是同宰執會
食金鼇山寺宗尹私謂某曰近日諸將姚端等進見
太數錫賚極厚國用窘甚見上幸一言也某歸草奏
徐忠之恐亦有說後乃聞上以明州衛士紛擾盡廢
禁衛獨中軍辛永宗有兵數千而姚端即御營使顏
浩之親兵將其衆獨盛所以優其禮遇以明受為戒

也　十六日報敵以十三日入四明又見茶司備到仲山公文稱金人已於十二月二十間離洪州殺城中老小七萬餘人由袁之潭矣　十七日報吉州太和縣村民收得嘉國惠敏朱夫人先是劉珏滕康有奏待罪云除太后賢妃周夫人莫夫人外其餘舟船並未到　十九日御舟發章安夜泊松門　二十一日御舟入溫州港　二十二日御舟泊管市　二十三日御舟在管頭中書舍人李正民充隆祐太后問安使兼兩浙等路撫諭洪州御史臺備申使臣尹希申初貴州關報金人侵犯從衛三省移赴虔州至吉

州太和縣統制楊惟忠後軍作亂次日前軍作亂一行老小并內人被敵殺害者甚衆臺吏藍衍等十餘人皆未到來人云兵亂時太后賢妃用村夫荷轎更無一人扈衛者及錄到虔州三省關牒探報撫州王仲山投拜用天會年號下屬邑取金銀牛馬等　二十五日對乞收海舟及諭韓世忠分兵應援因論及洪州之擾上曰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一皆棄盡宮人遺失一百六十餘人又曰已退黜滕康劉珏差李回盧益替此二人矣奏事畢將退上乃曰今日方欲召卿相見卿今天下事有二說退後如何爲

一不退如何措置卿可條具奏來是日聞金人明州
殺戮甚酷台州一空守臣遁入羅漢洞是日御舟移
泊樂遊避管頭台州之路　二十六日駕幸水陸寺
至是侍從省官稍集班列差盛
二月車駕在溫州港　初一日御舟移泊溫州江心
寺下因賜名龍翔寺有小軒東向賜名浴日皆御書
遇額是日押米綱使臣蘇童至云過越時李鄴已拜
金人以其家屬先過錢塘矣　初五日對於江心寺
初六日聞賊犯昌國敵舟欲相襲爲張公裕以大
船衝散復回明州矣公裕提領海舟者也　初九日

招懷忌行香罷遊天慶宮登融成洞天福地天慶郎道士林靈素受業之地　初十日呂頤浩在假以熒惑犯紫微垣侵相位奏乞解機務　十二日宣押頤浩入奏事如故是日闕明州賊退　十七日車駕幸溫州城駐蹕州治某遷入州中陳氏之居　二十一日對再薦吳表臣初至溫對江心寺即薦溫人吳表臣林季仲以補察官之闕季仲奉其母避地山中未至表臣先對至是再言之上極喜曰自渡江閲三吳士大夫多矣未嘗見此人物如表官於朝者卿可謂知人矣是日批出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前此知真

州向子忞言昨離眞州盡載本州金帛過江遂爲韓世忠兵所劫且言杜充已降金人而去麾下官員多有走回者至是上謂某曰自聞杜充之執不食者累日非朝廷美事也上又曰非晚須赦回鑾某因論數赦之弊上曰以四方號令不通不得不爾　二十四日同直衆對彈杜充且奏陳乞先罷相後得投降的耗當別議罪是日降德音返都吳會赦文之前題印標目云返都吳會之詔議者皆謂太遽以未知吳中消息也

三月車駕在溫州　初四日有旨以初十日車駕進

發某力言其未可　初六日有旨未行展至月半

初九日對論諸所獲生口內契丹并燕薊及諸路簽

軍皆不可殺上曰正與吾意合　十二日浙西人皆

至云平江失守一使臣卽周望之部曲也言敵騎二

月二十四日至城下周望湯東野卽日引衆遁去二

十五日金人突入更無一人拒捍者焚燒殺戮殆盡

初蘇人恃宣司以爲安賊至欲遁而舟船悉爲軍兵

擄去故無一人得脫又聞城以十二月十六日破杭

始入城殺人少頃而止子女玉帛取盡乃以二月初

七日下令洗城自州門殺人而四隅發火十四日始

離杭火十餘日方熄是日又聞知秀州程俱爲宣司所囚初杭州旣破賊使人移檄俱降俱不能決曰小邦不敢專輒即解赴宣司又慮見獲即遁出州外村落間一職官權州遣吏追俱復回託以押米趣闕尋爲宣司勾捉而去幾爲所斬已而放出之乃劾於朝也　十四日降旨移蹕越州　十八日車駕詣天慶宮朝拜九廟執政從官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

駕回登舟　十九日御舟發温州著淺行數里而止

二十日御舟至管頭　二十一日御舟至海門

二十二日海霧四合少進不行　二十三日風順諸

船直抵章安舟行前後不相見是夜御舟不至執政
船入港復回而餘官皆不知但聞喝探人歌唱之聲
謂御舟在前然喝探人亦復不知御舟之未至也翌
日率臺諫倉皇回舟至港口迎見御舟之至即二十
四日也云至松門著淺舟側幾覆泊章安三日　二
十七日御舟發章安　二十八日御舟泊慈濟院下
二十九日御舟入明州港定海縣
四月初一日車駕在定海縣　初二日御舟至明州
暖同直錄對舟中以臺諫在章安入奏　同對問聖
體乎是指揮姑下殿中沈與求司諫黎確尋舟不見

初四日御舟至餘姚海船不能進遂易小舟仍許侍從百司從便先發自入定海所過焚燒殆盡死屍相枕藉某至明論奏宜有以優邮之上覽奏惻然動念故有免商稅及租役之詔仍支錢數萬以濟貧民留餘姚一日以諸司易舟也　十一日車駕至越是月左僕射呂頤浩罷後一月某蒙恩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十月初以蘇辛企宗建節不合眷意稍替由是間言得入初降出企宗論功劄子皆無實狀余謂諸公曰企宗正任承宣不知何以酬之意在節旄乎范覺民歎曰此則不可當優與軍職耳

紹興二年壬子歲

十月除知平江時呂頤浩再相兩辭不獲道改知建康充江東安撫大使

十一月過行闕初對上玉色怡然顧勞甚至余進曰建康殘破之餘又宣督兩司屯駐大軍皆招收羣寇上下憂疑在今最為艱難之地臣之此行或因廟堂進擬則臣斷不敢往敢以死請萬一出於宸斷臣亦不復辭也上曰江東闕帥朕曉夕思之無以過卿者實出朕意也卿到官有奏陳事朕當自主之余頓首謝

宋 趙鼎 撰　綿州 李調元雨村 校定

紹興六年丙辰歲

八月某日下詔巡幸沿江先是諸路探報金與賊合謀今秋有南侵之意且以調發大兵屯駐淮上上欲前期預動免緩急倉卒之患議以秦檜孟庾充留守尋除檜萬壽觀使充留守庾提舉醴泉觀同留守以知臨安府梁汝嘉充巡幸隨軍都轉運使百司並留臨安常程行遣聽留司與決所不可決者中行在所先差兵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

學士范沖工部侍郎趙霈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弅權戶部侍郎王俁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王縉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員外郎徐林檢詳王趯太常少卿林季仲吏部員外郎黃次山鄭士彥戶部員外郎周聿先部員外郎薛徽言太常博士黃積厚虞從祠部郎官熊彥詩司勳郎官王良存秘書省正字朱敦儒以督府屬官從行而解潛以馬軍司兼權殿前司公事劉錡權提舉宿衛親兵同總護衛之職行營中護右軍統制巨師古以所部充前軍趙密充中軍馬軍司兵馬[illegible]本[illegible]後軍以侍御

史閤秘御舟前彈壓監察御史趙渙御舟後彈壓

九月初一日車駕發臨安是日先詣上天竺燒香爲二聖祈福執政從官扈從建國乘馬行於輦後回幸下天竺進膳宰執賜素食駕至靈隱北山雲起雷震微雨作少頃即止薄晚還城登舟泊城外北郭稅亭下迫暮雷電大作是日駕過中竺有卒執黃旗道左即岳侯破賊虢州寄治盧氏縣捷奏也至上竺黃旗進入岳遣將王貴郝政董先引兵破之獲糧十五萬斛　初二日發北郭亭晚泊臨平鎮奏事舟中方論奏岳飛之捷上顧謂右揆浚曰岳捷固可喜但惟上

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守之計然兵家不慮勝唯慮敗耳萬一小有蹉跌不知後段如何復顧某曰卿等更熟慮某等奉命而退是日微雨終日夜大風雨止北風舟行稍緩　初三日發臨平晚過長安閘德遠仲古見訪小飲閱王存吳進人馬存進沂中將部兵二千還臨安聽留司使喚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稱善曰一好漢進聞知刺好漢吳進四字作褶心每閱兵即披之示衆夜泊崇德縣令趙溪之對舟中上巡幸所過必延見守令省風俗問民疾苦也　初四日發崇德晚泊皂林風稍止雨漸消臣與澄劉子以

御舟比舊稍高所過橋梁多礙時暫拆去利害甚小
惟平江府水門亦當少拆駐蹕城闉所係恐不應輕
毀其劄子進入得旨水門外進輦入城更不拆門
初五日發皂林店晚泊秀州奏事河亭因及岳飛兩
捷俘獲之物上曰兵家不無緣飾此不足道卿等因
通書飛幕屬叩問子細非爲核實有各賞典但欲知
其宜形勢措畫之方耳浚奏曰飛之措置甚大今既
至伊洛間如河陽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耗者自梁
靑之來常有往來之人其意甚堅確靑懷衛間人嘗
聚衆依太行數出擾磁相間金人頗患之今年春併

兵力攻青以精騎數百突出渡河由襄漢來歸岳侯
兩河人呼爲梁小哥某奏曰河東山寨如韋詮忠輩
今雖加力就招然未嘗下山隊伍器甲如舊據險自
保耕種自如惟不出兵耳金人亦無如之何但羈縻
之而已一日王師渡河此曹必爲我用上曰斯民不
忘祖宗恩德如此吾料之非金人所能有某等同奏
曰願陛下進德修業孜孜經營此念常如今日臣等
願竭駑鈍裨佐萬一 進呈周秘奏狀以解潛劉錡各
引無旗號舟船入禁圍且妄申朝廷夫御舟五十里
遠得旨潛錡各罰銅八斤德遠仲古過舟中小飲得

洙輩書報初四日已發舟出門將往德清也　初六日發秀州天色晴和晚泊平望進呈漕司按崇德令趙渙之罪狀先是言者論其排辦奉迎事多騷擾下有司體訪雖不如言者之甚亦不爲無罪得旨先降一官令漕司取勘上曰渙之昨日奏對問以民間疾苦曰無問以戶口登耗租賦多寡亦不能對方今多事民間豈無疾苦可言而渙之乃云朝廷仁政寛恤民頗安業此諂諛之言也爲令若此將安用之夜得洙輩書　初七日登平望是日岳飛捷奏至遣偏將收復商州且乞催已差知商州邵隆速來之任

解隆安邑人 敵犯河解隆與其兄紏率鄉民屢與敵戰兄爲敵獲大駡而死隆收殘衆轉戰入蜀隷吳玠麾下數立功且遣人赴闕陳奏商州要害之地不可不力取得商則可以經營關中尋命知商州與僉守郭浩經營收復今則岳飛先得之矣浩成之子成關西之名將也頃歲夏人犯平夏城涇原帥章楶命成守之被圍半月餘攻之甚力卒不能破初楶急報至哲廟頗以爲憂而楶每奏平夏決保無虞乞少寬聖慮敵退楶遂名還哲宗問以城守方略楶曰初無他術但如郭成輩皆一路精選俾守一城知其可保

也案浙人把諸生及作師頗有可稱神師道師中皆出其幕府又嘗薦師道於哲宗云師道拙訥如不能言及與之從容論議動中機會他日必為朝廷名將師靖康初師道入樞府淵聖嘗問曰在小官時頗有見知者否師道以案薦章進入淵聖歎案知人以其二孫茂蕭並為寺監丞晩泊吳江縣張俊遣其屬史愬韓世忠遣其屬張偶來稟議愿言俊營盱眙寨工料甚大今始及半月役戰士二萬俊時親負土以率將士且乞懋副檯櫓并發江東西壯城兵以助役也

初八日發吳江午至平江府換小舟入門從梁汝

嘉所請也泊姑蘇館進膳入行宮駐蹕以府治爲行宮以提刑司爲三省密院以簽判廳爲左相府第以提舉茶司爲右相府第以檢法廳爲簽書府第晚得湖北提刑趙伯卞備申德通寨捷報德通德進之弟德進據險久爲湖北之患自楊么之敗其勢稍弱遂爲部將所殺以其衆歸德通猶自保一寨不肯就招至是始破知鼎州張賢與伯牛同謀也　初九日後殿奏事上曰數日泊舟之後卿等或不奏事即與諸將理會軍器想不如法但爲美觀全不適用可進甲葉數百副當爲指教穿聯用其旗號等悉爲整頓別

作一隊卿等試覩或可用卽以此行之諸軍也及言韓世忠入覲犒設激賞之物宜依例備之恐不久留某進曰世忠來日恐到當便入對世忠必有所請如錢粮軍馬之類陛下但諭令與臣等商量惟是措置防托恐世忠向臣等不欲盡言如陛下曲折詢訪必自有說臣竊謂世忠旣城楚與高郵地利甚便令張俊又屯盱眙控制天長揚州一帶敵決不敢犯則世忠二軍包裹在內最爲安穩但自濠以西迤劉光世地分光世孤軍萬一重兵侵犯韓張兩人能爲出師牽制否不然徒爲自守之計朝廷何賴上以爲然是

日諸處探報皆云劉麟自往河北乞兵回比又遣官再往矣　初十日詣天寧寺開啟行香得收復順州捷奏順州昔之伊陽縣也縣有弓手翟興勇於捕寇弟進尤爲驍銳邑人號爲小翟以獲寇補官後任熙河將會熙帥劉法出兵總安城深入敵境爲人所誤置寨不得地敵自四山下逼日旦暮舉軍潰亂失法所在諸將逃死不暇而進獨策馬大呼獨犯敵圍來往再三求法不獲時法已墜崖死矣進由是知名靖康初金人犯伊洛進時爲京西將河南尹王襄遠遁進以洛兵保伊陽自固洛之士民避難者多依之進

久以興代之兄弟相繼累歲一方寇盜爲之屏息國護陵寢爲有功焉劉豫僭逆數遣兵攻之興介處一隅與朝廷隔絕寡援糧乏退保大和鎮與死其子琮代之數遣人間道告於朝廷求兵糧爲助而地遠不能及也琮勢益弱遂以餘衆歸襄陽依李橫由是伊陽太和一帶險要盡棄之賊境矣岳飛至襄陽遣將王貴直擣盧氏據之乃分兵西取商州東由欒川縣西剿滅太和鎮以取伊陽也伊陽去路才百餘里是日韓世忠入門賜坐內殿入見　十二　日進呈江西安撫大使李綱奏以車駕時巡乞扈從降詔不允奏

事已上曰世忠之來當有錫賚上起離御座引手執
就觀所賜之物凡十合如續珍珠璧領綉戰袍馬價
珠頭巾鍍玉腰條回紋刀皆奇物并紵絲褐蒲衣著
數千匹金酒器四百餘兩名馬鞍轡等某等進曰陛
下待遇諸將如此之厚聖意豈徒然哉上曰禁中所
有物別無用處止備激賞將士耳既世忠到堂謝賜
物微有酒色云上以所賜金器酌之十餘盃不敢辭
也并其隨行背嵬使臣等皆被酒上各賜束帶并十
兩金盃一隻因賜之酒而世忠之姪秉義郎彥仰面
授閤門祗候以其新自鄜延遠歸也世忠叙謝再三

徐曰世忠寒賤人也合受凍餓今乃蒙被厚恩如此自顧此身未知死所也　十二日後殿常朝自上即位以來止御後殿更不行前殿之禮以二聖未還意有所避也留身奏世忠之來計當奏陳邊事方畧上曰世忠無他語但云欲與宰執議定乞與宰執同對卿與更子細詳問如何也某曰世忠之意不欲張俊築城便欲令向前勾引金人近前我得地利合軍一擊便見得失今日得城明日得縣無益也竊恐勞役之久則有事生耳臣之愚見若初議遣俊等渡江徑之淮北或攻宿或取徐得則進否則退歸出入不常

獲賊罔測是亦一策不如止屯淮上初云築山寨亦復不知修城工役如此之大臣深恐城未及就賊已有動息欲守則無地可歸欲戰則不保必勝臣已嘗與張浚等商量若只築一小堡可屯萬人選精銳守之拗寨腰截斷糧道等皆可為之大軍依舊坐據長江之險賊既不能遽渡則不無回顧之慮如此似為穩當上以為然乃曰浚意如何某曰浚初有商量之意徐徐議論但以岳飛牽制於後賊若抽兵稍廻山東空缺則世忠必再為淮徐之舉賊且自救不暇安能窺吾淮甸使俊築一堅城迫屯軍淮上臨宿亳賊

且疲於奔命此恢復之端也後此策甚善但臣之所
慮今冬防托數月之事俟來春更築一堡不失爲此
計耳自古用兵變化不同初無定論然先議守而後
論戰乃保萬全也上然之是晚同右揆西樞謁韓世
忠之圃即章子厚園池昔蘇子美之滄浪亭也子厚
在相位日嘗葺所費不貲罷相即遷責未嘗安享洎
放還寄居嚴之烏龍山寺子弟輩悉遣歸鄉幹置生
事死之日無一人在側群妾方分爭金帛停尸數日
無人顧藉鼠食其一指衛僧法空親見之坐間右揆
屢叩世忠進取方畧世忠終不盡言但云與相公屢

言之而其意不過欲令張俊先爲一著渠欲乘隙而
動即易爲功也但恐俊等揣知其意不肯合謀而金
字遞備坐探報檄岳飛明遠斥堠擇利進退以世忠
言近探者自河北回言龍虎軍由李固渡過河凡渡
門者夜精兵三萬餘人內分騎兵一萬之京西以應
岳飛也　十三日進呈已降指揮依四年例燕犒諸
軍將佐檢正張宗元上殿遣詣建康太平撫勞劉光
世張俊兩軍老小仍將在寨人點檢整頓結成隊伍
晚得岳飛收復西京長水縣捷報仍云已收兵復回
鄂州以糧不繼也　十四日進呈右司諫王縉奏狀

乞罷平江府營造恐妨農時也從之批旨韓世忠非
晚朝辭可特賜御筵差入內內侍省都知黃晃押伴
令平江府排辦議十七日就韓後圃山堂隨行屬官
總制提舉官預坐使臣等別坐酒五行西樞云种夷
叔靖康初被旨巡河朝辭日賜宴所居蔡氏之第吏
部侍郎王時雍押伴屬官預坐右相云諸處探報淮
陽軍等處往往抽廻人馬歸京師以備岳兵韓侯亦
云韓晚到堂因話及京城被圍之事當時南壁正金
人所攻之處而以盧襄李擢當之韓亦慨然歎息也
十五日望拜二聖巳奏事進呈信州奏以車駕巡

幸進銀萬兩上曰此物得之何處儻府庫有餘自當獻之朝廷或取於民則不可也更當詢問果取於民便當退還某等奏曰陛下卹民如此朝廷約束甚嚴方州必不敢爾韓世忠辭免賜御筵有旨不允降詔

十六日批旨諸軍押燕官楊沂中張俊軍差淮南提點張成憲韓世忠軍差楊州守臣李易劉光世軍差江東漕臣向子諲先是降旨宴犒諸軍並依紹興四年例既中使賜除濕丸數十斤付密院以備給賜士卒先是趙密巨師古兩軍自杭護衛至此多病重腿之疾一日宰執奏知上出禁中方命御藥院修合

且道中使押御醫親至軍營人人看候分給之服之皆效此其餘者也又以其方賜某云　十七日進呈岳飛乞終制某等先議定奏稟以飛果有陳請亦屢降指揮而其請不已欲上親筆批回劄子上曰惟宰執有此體他人不可卿等可作書但云得旨封回可也退而右揆以書封去是日劉光世奏敵添兵戍陳蔡間而劉豫亦於潁昌積穀甚富恐有侵犯之意容院劄探官申中和言太白已過左執法以陰晦不見光是占星者言九月初三夜太白由黃道微高入太微垣犯右執法

建炎筆錄卷下　本集作丁巳筆錄

宋　趙　鼎　撰　　綿州　李調元　雨村　校定

紹興七年丁巳歲

九月自紹興被召是月十六日入建康對於便殿欲志已上曰卿人望所歸豈應久外某辭以今日規模與臣所見不同上曰將來別作措置　十七日宣制授左僕射　十八日留身奏事上問防秋大計某曰淮西雖空缺當以壯根本爲先務又問去留如何某曰其來太遽既已失之其去不可復爾也臣前日奏陳固已恐之今國威少挫兵勢亦弱若遽自退縮卽

益弱矣却須勉自振勵爲不可動搖之勢尚少堅上心不至委靡上深以爲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輙動執政奏事皆惶恐失措反爲安慰之某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謂朝廷莫敢誰何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不爲用我之所賴唯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爲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啓沃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自入見每留身奏事上必盛怒言德遠之過余每隨事開解

十月初余因奏曰自淮西之變軍民不見朝廷有所措置欲降一手詔慰安之上曰朕思之久矣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以朕任用之非其人也俟行遣張浚了降詔余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余又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陛下安忍使之母子不相保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爲宰相矣功自功過自過不相掩也　初七日夜内降周秘石公揆李誼彈章後批張浚謫授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例凡御筆批出文字多在昏夜不問早晚即時行出至是余封起未即施行明日榻前解救開陳再三上意終不

解余乃曰浚所犯不過公罪上曰是何公罪誤國如此私罪有餘又奏曰前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行遣如此之重外間益疑矣上曰安有此理若宰相出入出於諸將即唐末五代衰亂之風今幸未至於此余又曰雖非諸將之言今論浚如此亦足少快諸將之意上曰此不卹也余又曰向來浚母未出蜀將陛下特遣中使宣諭勿遣今乃使之為萬里之別生死固未可知豈不傷陛下孝治之意上意少解乃曰與嶺外善地可也余曰湖南永州等處與嶺外何異但且名目不謂之過嶺也

上曰可散官安置永州余又曰若令分司便是致仕上曰且更商量來日再將上余又留身再三懇奏拜於榻前上曰浚平日兄事卿卿一旦去國浚所以擠陷卿者無所不至今浚得罪天下卿乃極力營救卿賢於浚遠矣然今日作壞得如此使朕極難處置卿亦難做余曰此則天下共知雖爲國家無窮之患原其初不過措置失當而已偶因措置失當遂投嶺嶠之外臣恐後來者以浚爲戒不復以身任責矣上意乃解於是分司之議始定　初九日降旨張浚責授左朝請郎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二十五

日謝大禮加恩不奏事退答衢州諸書先是士大夫
相知者責余作相踰月未見有所施設余答之云今
日之事有如至虛極弱久病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大
見自非綏緩温養之必致顛覆方此危廹之際唯有
安靖不生事坐以鎮之若欲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
起死之術也非老拙所能且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
其効如此不量力之過亦足爲戒矣一日上曰令張
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余曰淮西寂
然無事不須勞擾但外間議論便謂朝廷棄却淮西
以兵家舉措言之一軍潰散却補一軍分明是怕也

詔留一向勿顧不發一兵看彼如何未必敢動上以爲然是月甫并徽猷待制知嚴州先是并任中書舍人余罷政之十餘日諫官陳公輔論二程之學恐惑亂天下於是下詔曉諭董權禮侍錄黃下部吏部錢㭍藩曰少俟他無所云也郎官黃次山白臺諫謂并沮格詔令侍御史周秘彈之并以殿撰出知衢州其後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朝廷遂進擬修注上曰非告訐羨并者邪此風不可長可與在外差遣蓋國意甚沮由是善類稍安次山遂除湖南提刑并至是始除次對一日奏稟來春去留之計請陛下更留

聖慮將來回蹕之後中外便謂朝廷無復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殫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却許多事功此等議論不足卹也余又曰昨日進呈劉麟以酈瓊書送岳飛瓊書云昨在合淝已聞大齊政事修明奉法向公人民安業今既到此目覩見之投身効命合得其所賊爲夸大之言不無緣飾然聞刑法極嚴整人亦畏憚官吏上下奉無毫髮之擾上曰也是與他如此不得余乃曰陛下承二百年太平之後州縣玩習相師成風吏强官弱民無所訴若非嚴加刑法無由整肅又念祖宗以來純

以仁恕待天下所以享國長久欲絕復興雖朝廷法令時有更張至於祖宗仁恕之心則列聖相承未嘗少變此乃陛下之家法也必不肯如彼所爲加酷於天下爲今日計欲富國唯有屯田欲息民唯有擇郡守縣令衆多不能擇監司則力有所不能及唯守臣得人則民自受賜上深以爲然一日泛論時事因及國史上曰前日觀朱墨本內用朱勾去者也是大冗余奏曰朱勾者最係美事皆蔡卞輩不喜之語亦以其不學故不知去取耳且如吳奎傳載上神宗疏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陛下爲唐德宗猜忌之主

下等簽則云所引狂悖今删去臣謂載之乃見神宗之聖蓋主聖然後臣直也使唐魏徵王珪輩傳中不載當時獻替之言則後世亦安知太宗爲納諫之君上深以爲然余又進曰使一部盡作諛詞此豈美事古謂之不諱之朝者蓋屢聞直聲必甚盛故也帝王一代之典是非褒貶非子孫所敢爲者所以使後代人君常懷儆懼之心不敢爲非也此孔子作春秋之意也蓋人常以春秋爲曾諱者大惡諱小惡必謹而書之不隱也所載吳奎之疏皆讜言正論人所難堪者神宗能容之是乃盛德事謂之大惡可乎何諱之

行上曰卿所論甚正非他人可及也余又進曰臣去國半年餘今者再見淸光竊觀聖意稍異於前日上曰不得不然尋常造膝之言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又同事者和之一詞朝夕浸淫罔覺也如程頤之學每貶斥之以爲不可用余曰秦檜莫爲陛下說些正論上曰並無一言自卿去國在庭之臣不減其舊者唯朱震一人而已余又曰臣觀爲此謀者不過持中論以眩惑聖聽以謂不可太分别當兼收並用庶幾得人之路廣大無遺臣竊以爲不然取人之路雖廣使君子小人並進亦何爲治與其

多得小人不若少得君子之爲愈也大抵持中論者
便近沮遏善類之術分別善惡唯恐不嚴稍似寬容
則來間透漏落其姦計使君子不容措足矣君子之
於小人常存恕心小人之於君子不少恕也自古及
今君子常屏棄小人常得志以此故也上又以爲然
進呈高世則乞不收使元帥府結局轉兩官恩例得
旨依奏執政奏曰莫却別與些恩數否上曰只問他
宣仁族屬比之諸后家所得恩數如何可取會也次
日降指揮令吏部檢會宣仁后族屬未推恩數中上
意以宣仁之族惟世則近族宣仁升遐時恩數甚薄

其家並無作使相者欲以此寵世則是日余留身奏曰世則恩數已降指揮令吏部檢會此乃他日題目廉使人曉然知其本末不駭聽聞然今年一年之間三除使相韋淵士褭錢忱也方今天下事殊未濟而戚里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臣欲將世則除命少待來春上曰卿所慮極是非晚令世則辭去且待來夏未晚也　二十九日進呈已余因奏曰臣比自外郡被召廻於威命不敢固辭然區區之誠已嘗縷縷陳奏今已冬深雖別無警報獨不知來歲動靜如何要自今日議定去留或可留即但當措置防守或以為

不可留即宜從今徐作動計亦恐一兩月間別有不
測驚擾庶免緩急倉卒之患上曰來春去留未議但
論來秋之計當如何余曰若車駕留此則來秋防守
猶如今日或茲暫回臨安即俟有警進臨平江或復
幸此亦可惟此兩途別無他說大計既定其他瑣細
措置當款曲商量進呈奏曰車駕稍移近裏似爲安
穩須使淮上畧有措置及使諸將各思向前無退避
之意則車駕庶幾少安余曰臣在平江府時每與張
浚議此亦屢奏聞此令諸軍各分一萬精兵控制淮
上作一小壘爲堅守之計萬一寇至得則進攻否則

退守或牽制或尾襲刼寨抄掠晝夜擾之而我之大軍悉屯江上彼雖甚銳安敢遽前此臣之鄙見也近自紹興業被收召再嘗以數奏恐士大夫謂臣椒爲此說欲符合諸將之意不知陛下尚能記此否上曰卿向嘗言之奏章現在當付中書卿與執政一觀可也余又曰若陛下果欲暫回蹕安即復以建康爲行宮守臣兼留守差內侍主管匙鑰留親事官備灑掃有司官府並付留司看管以備將巡一如兩都故事爲往來之計若金人舉國來寇即舉行甲寅年捍禦之策此又臣之鄙見也願更詢問參政張守而下當

各盡已見子細商量張曰不過如趙某所論無可疑者但願不輕動爾余進曰臣昨來所論正不欲輕動奏劄亦已具之矣臣初至此時人情極不安議論洶洶臣一切不顧堅忍靜坐以待之今幸無事却須議定來春大計也諸人各有進說正不敢專主不預之議余又進曰臣之所說自去歲迄今止是如此更無枝蔓亦無改易上曰朕固知之莫漸圖爲便否顧諸人曰卿等以爲何如議論定否諸人曰如此甚便上曰其餘令措置事卿節次理會余曰今所先者諸軍皆棄便令計置及於鎮江多備舟楫亦恐緩急放散

百司要用也上曰此等事正宜辦也議既定余又曰來春之計既定止是防秋萬一有警報須是車駕前進一步庶幾鼓作將士萬一少退則崩解不復支持便以今日之退爲失策矣上曰自當如此上曰兩河故地朕豈敢爲意但使朕父子團集及得一朝陵寢朕之志願足矣某奏曰陛下如常存此念上天眷祐必有悔禍之意上曰朕之此念寢食不忘也某又曰人君與臣庶不同苟一念志誠上天必須感格語及此聖懷感動惻然久之某又與西樞亦不任悽感也

十一月初四日宣麻右相轉左光祿大夫以進書也

進呈呂本中乞宮觀上曰本中詩極佳不減徐俯少
時所作俯晚年學李白稍放肆矣胡舫報淮陽舟愈
遠向上往徐州去光世使臣下書言合淝之役麟既
退走光世追之道遇伏兵發光世幾爲所得賴諸將
力戰王德之弟某人者死之夜二鼓收兵光世負交
椅者亦戰死傷折亦衆但未見其數右相奏光世得
四百舟準備朝廷使用又奏須俟張浚軍回乃往鎮
江措置某留身奏曰數日來外間傳言日中有黑子
司天臺會奏否上曰有之前月二十九日見如一李
子大兩頭尖今消欲盡矣其占陰干陽某奏曰臣徧

岡諸家占書其說不一或云臣蔽君之明或云臣不
掩君之惡令不見百姓惡君使有此變其餘占候不
一俱非吉兆日者人君之象恐非尋常災變願陛下
更加明察恐皆臣等之罪無惜黜責以答天戒上曰
干卿何事某奏曰恐懼修省更乞陛下留意　初五
日進呈右相奏擬韓世忠與金帥并其屬將書先是
泰州奏言金屬將乃主帥之壻今閩統兵在山東宜
作書與金屬將俾達於主帥責助賊豫爲背天逆理
之事何以爲臣子之戒冀其休兵息民也上曰賊兵
既退何用此爲且留俟浚歸議之某曰淮西既定士

氣方盛之時後乃有息兵之意生民之幸也上曰如此則留下劄子當批付後施行也某奏曰昨日得淩書云建康府入納鹽鐵甚盛用兵之効不可不勉也上曰沿路既安商賈放心來往某曰亦緣久不變法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渡江後來鹽法歲變或至再變自紹興四年冬立爲對帶法明年秋加以出剩立爲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兼行二年不變人納甚勻比之當行亦自增羨　二十一日右相西樞見訪會食早晚余自淮西奏捷即累求去右相既歸日治行計初議正初由敍廬壽光濠四州才冬節

開假便作禮數後商量止候十二月初一日以日期
旣近候須赦已然後爲之亦是防秋結局也蓋十一
月初上旣見許故凡所入文字等悉已草下
十二月初一日本留身告上偶右相以密賜乞留身
謝之余展作初二日是日留身懇告求去上語雖未
允意亦許矣下殿更不批旨歸私第食後入文字訖
乃登舟少項押入都堂治事復歸舟中來日再押同
班及堂治事初三日也上曰朕於君臣之間無毫髮
不足細察之卿與張浚終難同立朝也朕當全盡進
退禮數煩卿一往紹興也某懇求宮觀上不允旣退

押到堂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不得般出　初四日同
奏事留身面投劄子乞出再押到堂復歸私第晚歸
舟中　初五日宣押同奏事至漏舍再入文字以脚
疾有妨拜跪遂免起居再押到堂復歸舟中右相西
樞見過　初六日降詔不允　初七日忌例不鎖
初八日鎖院　初九日降制朱子發行詞是日宣麻
初十日受告閤門是晚批出趙某合朝辭上殿幷正
謝　十一日正謝　十二日朝辭上殿

建炎筆錄卷下畢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趙鼎起[illegible]屋有
鄙朴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
為不可居別置大堂環植花竹日爇焙香
數十斤使煙篆四合謂之香雲李心傳引
之舊聞證誤中不一置辯固疑其有微詞
是以不旋踵而怨誹叢集幸以身免擬證
之錄遑足恤乎然考史具載嘗與修哲宗實
錄炎間辨宣仁之冤誣正裕陵之記享忠心
直筆識者韙之且即是編所紀當乘輿播
遷之餘詰將疏議動合事機其奏釋張浚

等事奏也開導有古大臣風烈足多乎以勝於一人之議而少之也童山李調元雨村識